

於梨華作品集

之六

白駒集

於梨華作品集

之六



白駒集



· 版權所有 ·

「於梨華作品集」一至十四，包括下列各書：

《夢回青河》《也是秋天》《歸》《變》

《雪地上的星星》《白駒集》《燄》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會場現形記》《考驗》

《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傅家的兒女們》

《誰在西雙版納》《三人行》

自1980年起，以上各書之海外版權，屬於梨華女士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所有，並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侵犯上列各書之版權，版權所有者必依法追究。

書名：	作者：	出版：	地址：	印刷：	定價：	再版：
白駒集	於梨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五一二八三六七一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港幣八元	一九八〇年六月

「於梨華作品集」序

在台、港留學生的書架上常常看到於梨華的小說。談天的時候，大家也常常提到她書中的人物。她擁有這麼多的讀者，當然不是偶然的。我想大家喜歡她的作品，原因恐怕不盡相同。我自己喜歡看她的書，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方面我欣賞她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狀況的細緻的觀察。另一方面我很高興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字的語法和句法，大胆地創造出既清暢可讀又相當嚴謹的一種白話文風格。我覺得在這兩方面她的成就都超過了許多三十年代的作家。

於梨華是一位時時向新的領域進軍的工作者。天地圖書公司搜集了她這些年來的小說，出版這一個總集，便利大家比較她不同時期的觀點和技巧，是包括我在內的讀者們所非常贊成的盛舉。

楊振寧

七九年夏於日內瓦

目 錄

歸去來兮（代序）	一
苦難中的成長	五
鞋的憂喜	一三
無腿的人	一七
再見，大偉	三七
柳家莊上	六一
友誼	一〇五

歸去來兮（代序）

別問我為什麼回去。為什麼回去與為什麼出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迷惑。

你問我新竹是什麼樣子，我也說不上來。它比較像中國，我記憶中的。清晨的東門市場內，脚下是濕吱吱的水，那怕菜場外的太陽早已把馬路上的柏油晒得半軟。肉攤的老板褲袴上吊着油亮黑膩的圍裙，拎着一塊垂頭喪氣，昨天「拜拜」沒有用完的夾心肉對我說：「包在我身上，是新鮮的。要多少，太太，一斤？」我想起紐約超級市場內，一塊塊被冰凍得僵硬、摔在人頭上可以砸出腦花來的豬肉。毫不猶疑的，從菜籃裏掏出四十元臺幣，從他手上取下那條有彈性的夾心肉，轉身走了，耳後還響着使你開懷的：「明天早點來，太太，我給你留一斤最好的小排骨。謝了，太太。」

把裝滿了蔬菜、水果、魚肉的菜籃交給菜攤的老板娘，說一聲：「別忘了十點以前送到交通車去」，就可以逍遙地走過充滿了腥味的魚市場，及白米堆得像蓋了雪花的小山巒似的雜貨舖，走到大街上。不要問我街名，我忘了。只記得迎面那間中藥舖，踏進門，一陣在美國那一角落都

聞不到的藥香撲鼻而來，再看到櫃臺後一排排吊着銅環的小抽屜，以及櫃臺上那架輕俏的小秤，人就像踏進了十年廿年前的生活裏。掌櫃的問我要抓劑什麼藥，我愣了半晌，搖搖頭又踏出門。我要抓的，是快要模糊了的記憶。

隔壁是西點麵包舖，玻璃櫥裏是泛黃的蛋糕、奶白的色拉三明治，玻璃櫥外，排列得整整齊齊的是紙盒葡萄乾、鐵罐水蜜桃。罐子外面有鏽，紙盒裏很可能發了霉，但它們却是貨真價實的舶來品。與紐約的生活、國外的生活、飄泊無着落的生活、過一天是一天的生活牽連在一起的生活的一部分。真以為自己並沒有回「家」，但舖門上明明寫着「維納斯西點麵包舖」幾個中國字！我在玻璃櫥前徘徊，老板娘看見我身上穿的不是土貨的衣服，笑吟吟的問我要買什麼，我要買的，是童年家鄉祭灶用的黃鼠狼糖、黑洋酥、黑芝麻金錢餅、凍米糖，而在這個新的家鄉，再也不可能找到舊時家鄉的東西。

我並不是想告訴你新竹是個洋化了的都市，它不是。在夜的郊外，螢火蟲偶爾投射的閃光裏，在沿馬路的、黃泥為地、薄瓦為頂的小木屋前，三兩個坐着納涼的人，是如何確切的招來了真實的親切感。對我，他們都是陌生人，對我的憶念、對我在美國十餘年難以解釋的孤寂中常常幻構的圖片，他們却並不陌生。有好幾次，我想坐落在他們之間，借一把蒲扇，搖落這些年來跟隨我的無寄的心情。但剛走近他們，我又腳怯了。對於他們，我才是個陌生人呵！

在午夜的火車站前，我不止一次，佇立在一邊，望着緩緩推過來的水果車，在一盞昏黃的小

風燈下，堆着圓潤潔白、削了皮、洒了水的梨，或是赤裸裸，似染了血跡的刀鋒似的西瓜。也望着停在街角的幾輛三輪車，也望着提了燈、亮着旅館名片的茶房們。如果這時響起遠處的敲更的噹、噹，我一定以為自己回到了家鄉。

曾不止一次，坐在三輪車裏，由踩他向黑夜的郊外。路旁是田野，路旁是竹林，路旁是竹林圍起來的莊稼人家，田野與竹林與人家都悄靜了，我揣想着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也揣想着他們的夢想；今年的收成好，年底可以買架電視機，明春可以帶孩子們去臺北逛逛，看看第一百貨公司的童裝部，嚐嚐第一飯店豪華的早點，以及讓孩子們看看舞臺上的雜耍，聽聽流行的黃梅調，看看女童的彩緞仙子舞。這些可能不是他們全部的夢想，至少是夢想的一部分。而他們的夢想，却是可以實現的。

車子停在清華大學的新南院，我也到了家。家是精緻的平頂洋房；室內有冷氣，室外有草地，客廳裏吊着鵝卵形的淺黃吊燈，草地前立着嫣紅的夾竹桃，而當我被早來的太陽照醒時，我仍知自己是一個客。

臺北也不是家，雖然我一次又一次，為她而去。臺北對於我的誘惑猶如一個曾經同床過的蕩婦對已離她而去的男人一樣，他懷念她，他懷念那段肌膚相親的日子，他為她而回來，而却多麼失望！因為蕩婦的容顏已不如昔，甚至難以相認了。脂粉太濃，脂肪太厚，而如雲的鬢髮、如捲的睫毛，如山的乳峰却都是偽裝的。從她的笑聲裏他再也找不到她往昔的滿足，只是貪婪與空

洞。對於臺北，我就是這個感覺。觀光飯店的節目、豪華舞場的歌聲、五月花的夜宴、文華廳的午酒，這些都是我要回來尋找的東西嗎？還是在那個男人的孤寂中，他把往昔的情婦美化了？

我曾經絕望地回到以前讀書的地方，到這裏，我稍稍辨認出它舊日的形像。也曾經到以前居住過的小巷裏。舊居雖然蓋了新屋，而架式如前，我半喜的倚在石牆邊，等待着舊日友伴的口哨聲。也去過夜半的圓環，它如舊，也去了中和鄉的油條攤，它無恙。這些，正如蕩婦洗盡鉛華之後，仍能顯露的舊日風姿。這些，小小的記憶，小小的慰藉，也正是為什麼我一次又一次回去的原因。

朋友都已星散了，沒有走的，也已邁入了福泰的中年。偶爾相聚，多少帶點陌生的拘謹。等到時間把拘謹消除，膝前的孩子却已叫了不止一次的「回家吧」。我這才猛烈的覺到別人都是有家可歸的，而我永遠是浪跡天涯。回到臺灣，親戚朋友以客相待，關切的問：「這次回來，能呆多久？」回到美國，美國人隨意的問：「你們不會在此長居吧？」

你問我這次歸去，玩得可好。我當時沒有回答，現在也回答不出來。只能告訴你，回去不是為了玩。但不要問我為什麼回去。為什麼回去與為什麼出來是兩個我們這個時代的迷惑。

呵，我還忘了告訴你，臺灣的荔枝、芒果、龍眼與香瓜是如何甘美多汁！即使不為別的——探親、訪友、顯耀、榮歸、尋偶、完婚、獵艷——即使不是為了這些，僅是為了稍解數年來對鄉味的饑渴，也不妨回去一次吧。

苦難中的成長

十年了，從學校出來跨進社會，至今已有了長長的十年，把學校裏所希望的壯志宏願一層層地脫落在這十年長長的生命裏，一直是為着生活在東西奔波，現在，却在這個島上安靜地送走了三度寒暑，三年來一直執着人人嫌煩的教鞭，一日三餐粗菜淡飯，一間兩人合住的小房間，幾件春夏秋冬都合用的藍布旗袍。這三年是為了大家都在吃苦的緣故？還是生活的苦難磨平了年青時的英銳的氣概？對於這種刻板無味的小教員生活竟也安之若素了。

這一天教完書，像往常一樣挾着一大疊本子走回宿舍，百無聊賴地數着自己的步子向前跨着，突然一個陌生的聲音在背後叫我：「俞老師。」回頭，一個穿軍裝的女孩子，我停下來惶惑地盯着她看。「您不認識我了吧，我是王若佩，從前給您教過的。」她下了註解，我拼命在記憶中搜索曾經教過的小學生，但總找不出這個影子，她走近一步，一手摘下軍帽，掠起披落在前額的頭髮，露出一塊長方形的刀疤，我恍然地趕上兩步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小珮，是妳，長得這麼大了，我是老昏了，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快來，到我那兒去坐，這十幾年我一直在耽心妳。」過份的狂喜使我覺得千頭萬緒不知該從那句問起，問題都湧上來却一句也說不出。她讓我

拉緊着手和我並肩走着，嘴裏漾着笑，這副笑容却把十幾年前的事都帶回來了。

大學時代是生命中最愉快的四年，對世事你可以不必挖空心思去應付，對世人你可以不要套着各色面具去對付，對生活你只接受了享受這方面而不必去挑起那副沉重的擔子，但是你僅要抓緊的一點是：這四年裏你必需得到一點東西至少要抓住一把鑰匙。而我，我在大學裏就是這般愉快的過着，何況在南京這麼一個被年青人愛着的地方，和別人稍為不同的是我要挑起自己生活費用的擔子，所以從大一開始我總在課餘擔任一點職務如抄寫補習等等，但為了功課的更動總不能有一個較為固定的工作。

大三的那一年，同學幫我找到了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是每星期交出三個夜晚。

開始那天，同學陪我走進一個中等階級的家庭，主人姓王，在一個公家機關當會計主任，他和我客套了幾句後就進去領了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出來對我說：「她媽媽死得早，這孩子脾氣很怪，以致常常惹她現在的媽媽生氣，又不肯上學，我想請妳到家裏來教導她，我也少受一點罪。」說話時的神情像是不勝痛苦似的，我轉眼看看那小女孩，眼睛大大的却没有光彩，前額有點凸出顯得很聰明，嘴角和眉梢有點上翹，一看就知道有一個倔強的個性。臉色很黃，兩手死命地捏着衣角，垂着眼皮；她爸爸說：「妳叫聲俞老師，她明天晚上開始就要給妳教書來了，」她抬起眼看看我又垂下了，我笑笑，站起來告辭回校。

一路上跟隨着我的是那雙大大的眼睛和揚起的眉梢，同時在自己的感情裏也加了一份同情和

疑惑。

這樣，我開始做了她的家庭教師。

剛開始，她對我有一種仇視的冷淡，我講書她聽着，我出題她演算，我發問她回答，此外她總是閉緊嘴坐在桌前。日子久了，我慢慢逗她說話引她笑，有時借書裏的話做引子講故事給她聽，於是她和我親近起來了，畢竟是一個小孩子怎麼會沒有孩子的天性呢？有時講完課她會自動地要我講故事，有時她敘述記憶裏的媽媽。我實在喜歡她那種恰到好處的懂事。漸漸地我不僅是她的老師，也是姊姊，朋友了。她有什麼事也都毫不忌諱地告訴我，到此我才知道她後母異常刻薄險惡，不許她上學而要她在家像婢女似地侍候弟妹，爸爸太懦弱，雖然愛她却無法衛護她，有時趁媽媽不在，爸爸總是拉着她的手落下淚來，總是用同樣的話來安慰她：「小珮，等妳大一點爸爸送妳到小叔家裏去住，妳現在聽爸爸的話不要惹媽媽生氣又打妳。」小珮總是溫順地點頭，我聽了這些敘述，愈發增加對她的愛憐，但却沒法使她過得好一點。就這樣過了半年。

一天，學校裏有同樂晚會，我就提早到王家去，未進門就聽見一個尖噪的女聲，猜想小珮又在遭殃了，屏息站在門口不敢進去。果然我又聽見那個女聲在罵着：「小鬼，妳整天捧着書在我面前示威嗎？哼！我就偏要妳去洗尿布，妳敢不去洗就替我滾，我不養妳這種廢物。」接着我聽見小珮微弱而堅定的聲音：「這是爸爸的家，我可以住的。」「好，妳還敢頂嘴，我就偏要妳滾。」話剛說完就聽見一聲鐵器摔落在地上的聲音和小珮驚嚇的哭聲，我忍無可忍推門進去，小

珮兩手抱着前額在痛哭，王太太氣兇兇地站在一邊，看見我進去馬上堆下笑臉招呼我坐下，我也來不及理她就把小珮扶到躺椅上，拉下她的手一看，前額一長條深深的裂口，血正在往外衝，我立刻掏出手絹先把創口紮起來，這時王太太在一旁叨叨地說着：「小弟在玩剪刀不小心戳着他姊姊了，不要緊的俞老師，我去拿紅藥水來給她擦，就會好的。」說着，一溜身進去了，我悲憤交集，天下竟有這樣惡毒的人，虧她還是受過初中教育的大家閨秀呢？俯視小珮已昏迷過去了，我心裏一酸淌下淚來，孩子何辜要受這份罪呢？

等打電話把她爸爸找回來，小珮已醒了，痛得直哭，爸爸也只是一個可憐蟲，看見小珮傷得這樣，痛心的執着她的小手只管掉淚，也顧不得有我在旁邊了。我看四週無人輕輕地對他說：「王先生，這樣下去總不是事，小珮的命怕遲早要沒了，我看妳還是想法子把她送到別處去吧！」他感謝地點點頭俯下身對小珮說：「爸爸這次真的送妳到小叔家裏去，妳就在那邊上學好了。」接着他又告訴我他小兄弟在上海經商，家裏人口不少，一向不敢去加添他的麻煩，這次也顧不得那麼多了，話還未完，就聽見他小兒子在叫：「爸爸快來，媽媽要妳來。」他畏縮地看看我和小珮，匆匆地走了，等他走後，我對小珮說：「小珮，爸爸送妳到上海去，再好也沒有了，只要妳懂禮貌，討小叔小嬸的歡心，就不會吃苦，上學以後用功唸書，掙回這口氣，我有空或放假就會來看妳的。」她點點頭，把臉掉向床裏，又在哭了，我怕她太傷心不敢再說下去，靜坐着等她睡着了，才悄悄地退出來，我在耽心這個脆弱的小生命在苦難中會不會挺直地長大起來？

這天以後的一星期裏，學校裏舉行期中考，又忙着籌備校慶，生活過得很緊湊，總也抽不出時間去看她，一星期過去，我稍為空一點了，就帶了些水果餅乾等去看她，開門的是她爸爸，一看是我劈頭就說：「小珮走了。」我驀地一驚半晌說不出話來，他讓我進去坐下後，從衣袋裏摸出一封信：「前天她小叔到這兒來辦貨，我就把小珮交給他他也省得我跑一趟，小珮本來不肯走說要等妳來，後來經我和她小叔軟騙硬哄的，總算哭哭啼啼的留下這封信去了。這孩子從小死了媽，又遇見我這樣不中用的父親，這幾年她的苦也真受夠了，好容易遇見妳又這麼疼她，却又不和您在在一起了，」我不忍再聽下去，忙拆開信，歪歪斜斜寫着：「俞老師：我天天等妳，妳却不來，今天小叔要把我帶去了，我想到妳就哭起來了，爸爸叫我不要哭，說妳會來看我的，俞老師，妳會來嗎？我聽妳的話要好好讀書，但是妳一定要來看我的。小珮上，」我勉強忍住淚告辭出來，心裏塞滿了憤慨，這樣懦弱的父親竟不能養育一個自己愛着的孩子，命運給這一個十餘歲的女孩子是帶着多麼沉重的災難呵！

大學畢了業，在戰亂中只能專注於自己的生活而奔走，我竟不能實行自己的諾言去看看她，十餘年，每每看見和小珮相若的友人的孩子時，我總是帶着一份歉仄，始終不能忘記她——曾經被我熱愛過的孤苦生命——今天，她像奇蹟似的出現，不是十年前的小珮，而是長成了的王若佩了，對着她，叫我怎麼不是千頭萬緒說不出來呢？

把小珮帶進房間，讓她坐下後再仔細端詳着她：一個結實的身材，微黑的皮膚，明亮的眼睛，

額間那道醬色的刀疤，微揚的眉梢和嘴角，一個十足成熟了的女孩子，和十幾年前受苦難的小女孩完全兩樣了。她也在諦視着我，半晌才說：「俞老師，您老了也瘦多了。」我怕自己難受，不願她說下去：「小珮，快告訴我這十幾年妳怎麼過的，我一直在耽心怕妳熬不過來呢！」於是她開始敘述給我聽：

「到小叔家後，雖然不用再受苦難，但也是寄人籬下的生活，我一直記住您的話討小叔小嬌的歡心，上學也用功唸書，到小學畢業，小叔小嬌為了我升學的事起爭執，小叔贏了，我升了學，但小嬌對我却愈發壞了，再加上堂姊的熱諷冷嘲，六年的中學我是吞着氣和淚挨過來的，誰都不會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滋味。高中畢業，同學看我可憐，幫我分頭找事，很快的我進了一個商辦公司裏當文書，這樣我總算有了安頓，為了酬謝小叔他們撫養之恩我把自己的都交給他們，小嬌對我稍好一點了，照說生活有了這個轉變總可以愉快一點了，誰知道我又走錯了路，「小珮頓了一頓，像是在撫平回憶的傷痛似的，過一會兒，她接着說：

「我的職務比較和科長接近，所以進公司不到兩月，我就和他很稔熟了，他是一個卅多歲的中年人，待人接物都很和藹，很同情我的身世而常來勸解我。有時，也帶我出去玩玩，您想，我學校剛出來，什麼經驗也沒有，除了爸爸和姊又不曾遇到真心疼我的人，人間的溫暖也從未嘗到過，爸爸早在抗戰初年就搬到重慶去了，而您又下落不知，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有一步步走近他，依賴着他，沒兩年就嫁給他了。沒人給我一點意見，也沒人反對我。這時抗戰早已結束，我們仍

舊住在上海，過了一個時期相當幸福的日子，因為我從來不會這樣舒暢地活過。但是沒有半年，他的妻子聞訊由家鄉趕來，我這時才知道受了騙，痛苦得幾次想親手摧毀這條多餘的生命，後來還是捨不得死。為了自己曾經受夠了後娘的苦，實在不願意再去拆散別人的家庭，我終於偷偷地脫離了他們。先是寄住在同學家，找了半年多的事，除了受夠了白眼和釘子以外一無所得，再也沒有勇氣在別人家裏挨下去，也沒有勇氣在那塊地方生活下去，何況無窮盡的苦難也把我磨練出來了。那時正好臺灣××部隊招考政工人員，在臺北的同學寫信要我來投考，我就毅然地來了，這以後的事和生活如我想像的完滿，您可以從我身上和臉上看出來的。」她說完微仰着頭讓我看，雖然眼裏還有淚，但我卻從她微翹的眉梢和嘴角上看出她的愉快！「是不是生活過得很好？」

「在精神上，我像是才開始活似的，輕鬆和痛快，物質上雖然苦一點，但我是苦慣了的，生活的活氣在我考入政工隊以後才對我顯示出來，現在我又能學習又能工作，從前的痛苦憤恨和傷心等感情，在來臺的海洋上我就把它們都卸落在海水裏了，從那時起我就決定重新活起，現在一切都沒有使我失望，真的，俞老師，我真的是重新活起來了。」

什麼話都是多餘的，我鼓舞地捏緊了她的手。

外面在搖鈴，是我們吃晚飯的時候，六點了。

小珮站起來，拉拉衣襟，我正要挽留她，然而她說：「我們六點一刻要回隊的，在軍隊裏時間就不能由妳支配了，反正我知道您在這兒，以後會常來找妳的。」

神氣地向我行一個軍禮，踏着大步走了，我趕到門口時她已經走進了熙熙攘攘的人羣裏。有誰在我耳邊細聲說着：「我已經在苦難中長成了，但苦難却把我變成一個有用的人。」回頭找聲音却見工友來找我去吃飯，茫然地跟着他走，像是找到什麼却又像失落了什麼似的心情。